

docu110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并获取更多电子书

程有為全集

第一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第一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有为全集 / 康有为撰; 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300-08256-1

I. 康…

II. ①康…②姜…③张…

III. 康有为 (1858~1927) - 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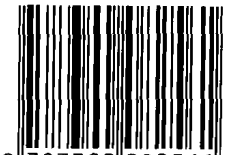
IV. B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724 号

策划编辑 王立新

责任编辑 常伯工 李 红 吕鹏军

ISBN 978-7-300-08256-1



9 787300 082561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80.75 插页 39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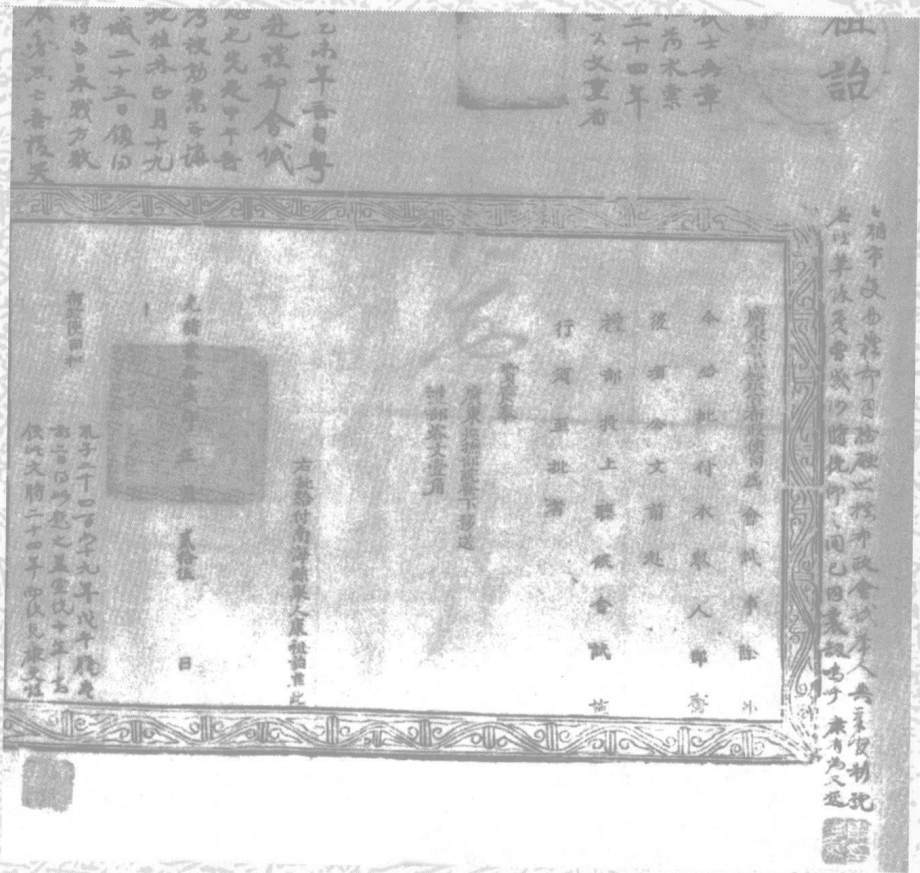
字 数 8 514 000

定 价 19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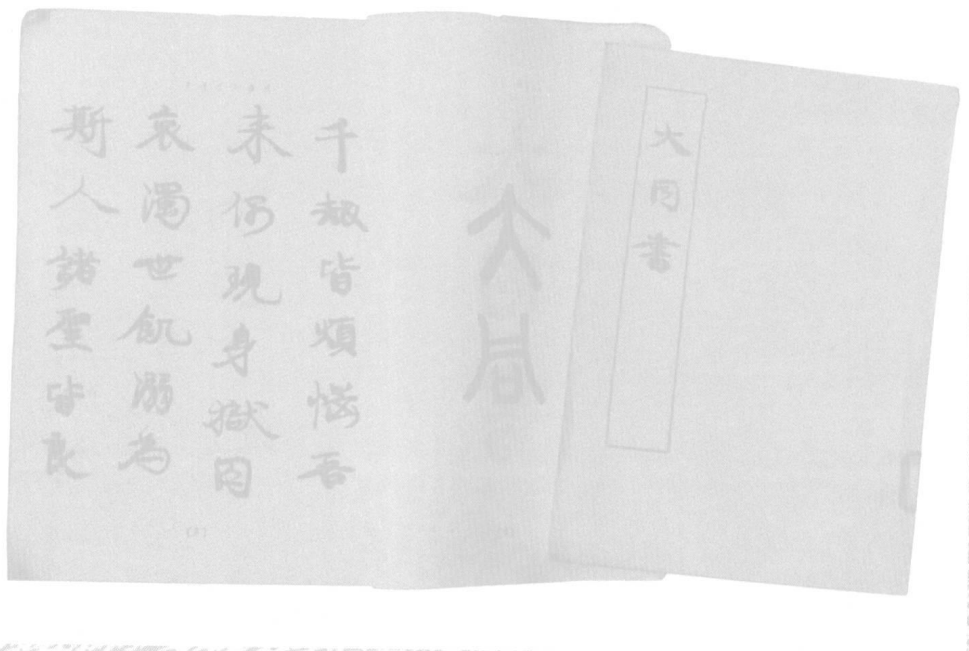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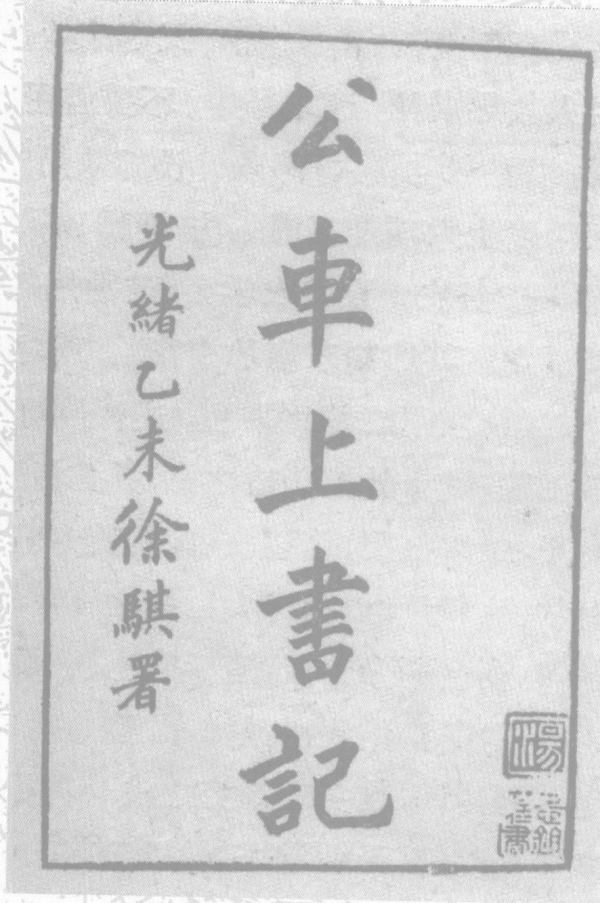
康有为 (1858-1927)



康有为中举凭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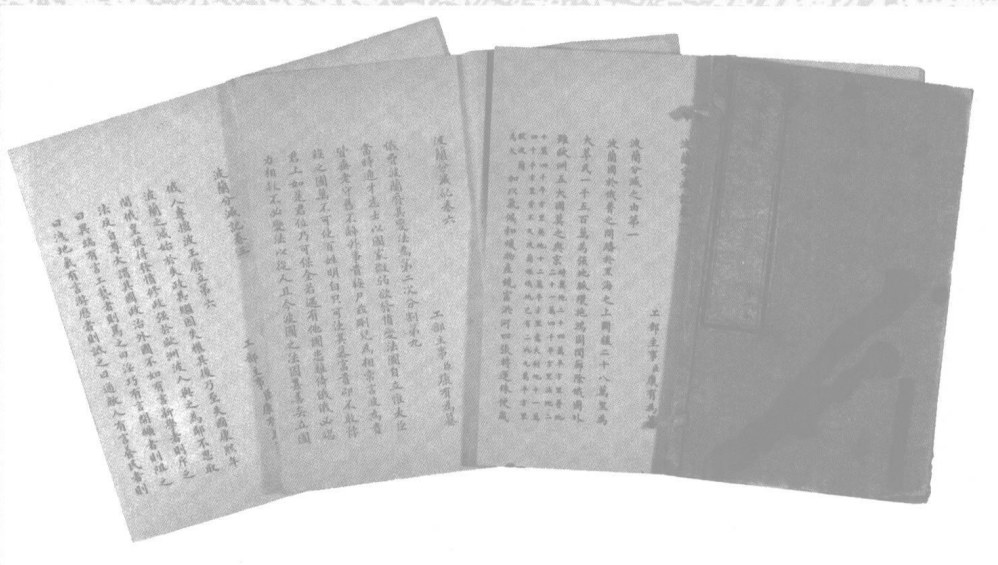
《大同书》



《公車上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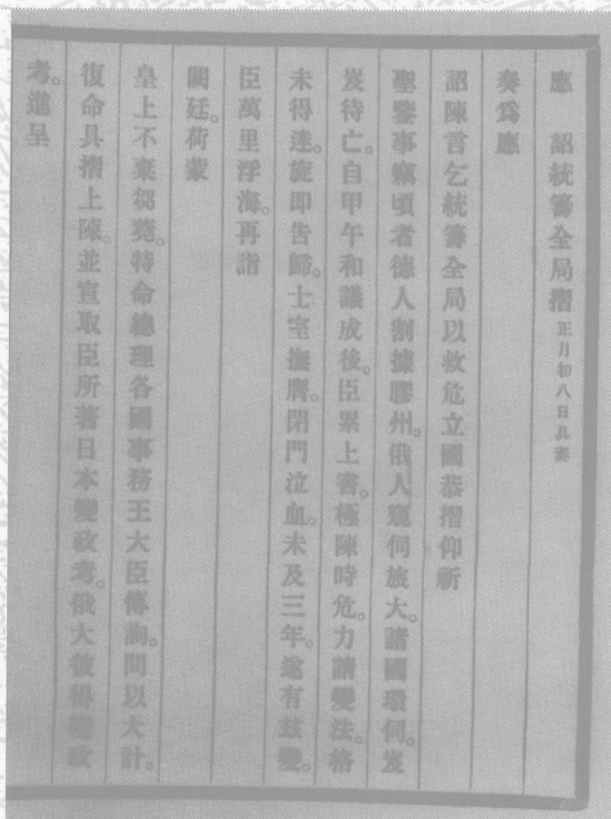
《日本變政考》



《波兰分灭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递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



《应诏统筹全局折》印本



《新学伪经考》

有
明月
夜
帖

木堂先生示

康有为

康有为墨迹（一）

浩泊不厭亭立不於迤嶺淵
涉月如山行石破天驚風雨
怒號金鐵元鳴山外妙瓊
天日晶睛

康有为

康有为墨迹（二）

总序

戴逸

2002年8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11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

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前言

康有为亦名祖诒，字广厦，先后号长素、明夷、更生、更姓、天游化人、西樵山人、南海老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卒于1927年3月31日。19世纪末叶，康有为作为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思想家和学者，站在时代的前列，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内，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可贵探索。20世纪开始以后，他逐渐落伍，然而，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很大影响。他一生的著述，对于研究他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系统地整理康有为的这些著作，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康氏著作，据康有为自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部十六种、史部六十五种、子部二十八种、集部十九种，共一百二十八种。这一目录，尚不包括康氏大量函电和生前最后数年的著述。《万木草堂丛书》仅刊行了其中很少一部分。其他各种，康氏生前与死后间有单独刊刻者，数量亦有限。坊间曾有过几种《康南海文集》、《康南海文钞》，大多为民国初编选，容量甚小。20世纪50年代，北京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了康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受到学术界欢迎。人们早就期望有一部较为完备的《康有为全集》问世，遗憾的是久久未能如愿。1976年台湾宏业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二集，1976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将康同璧、任启圣编校的《万木草堂遗稿》油印本自行排印出版，同一出版社接着又出版了蒋贵麟编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可以说，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刊行康氏著作卷帙最多的一次。但《遗著汇刊》系据旧版影印，未加校勘、整理；《遗稿》及《外编》虽作了点校，但过于粗疏，讹错甚多；还有相当数量的康氏重要著作，在这两套书中都未收入。为了繁荣学术文化，给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方便，编辑一部收辑较为齐备、校点较为精审的《康有为全集》，显然已不容再行延宕了。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将新编《康有为全集》列为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的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1990、1992年陆续出版了第一、二、三集。国家清史纂修工作启动以后，《康有为全集》被视为对国家清史纂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而列入清史纂修文献整理项目，获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资助，商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三集亦增订重排，十二集同时推出。

蒙周谷城师为本书题签，至为感铭。

在全集的编校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以及王汝丰教授、陈桦教授和其他许多师友，还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书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热心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本全集前三集原由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其后各集，由姜义华、张荣华编校。这一次十二集同时出版，姜义华、张荣华对前三集重新作了增补校订。

康有为自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时，其中所列不少著作已在动乱中遗失。幸存的一部分稿本，在康有为去世后，也渐次散佚。所幸近年来，康氏当年呈进给光绪帝的一些著述以及戊戌、庚子年间奉旨抄没、毁版的一部分著作，又重新见了天日，散失了的若干稿本也重新发现。但是，时至今日，尚有不少著作未能找到。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函札及发表在海内外报刊上的不少文电，收集更为困难。我们恳切希望海内外关心这项工作的人士提供各种线索，并对这部全集的编辑、校点事宜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将这部全集编得更好。

姜义华 张荣华
2007年3月

编校凡例

一、本全集收录康有为已刊的各种专著、论文、函牍、家书、电文、讲演、诗词以及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未刊手稿、抄件和讲课记录。

二、本全集收录的著述，除诗词韵文类另编专集外，均按公历年月日顺序排列编次，分卷出版。原稿件所用阴历记时亦均予留存。

三、本全集所收论著，原注明著述时间者，按著述时间编次；难以判明著述时间者，按出版、刊载或函电收到时间编次；著述和刊载时间不明者，根据考订结果署明著述时间，并加题注说明。原署年月而日期未详之作，均置于同月著述之末；仅署年份而遽难考定月份、日期之作，均置于同年著述之末。

四、康氏著述版本颇多，本全集一般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初版本为底本，如有其他版本，酌情加以参校，参校改动处出注说明。若干奏章及其他文告原件与后来公开发表者出入较大乃至近乎改写者，两者均收入，并加以说明。著述均注明来源，手稿、抄件，注明收藏者。本次出版原则上保持文献原貌。

五、本全集所收著述均沿用原有标题或篇名，若题名原缺，则由编者酌加，散篇以*号说明。部分著述因版本较多，题名不一，由编者于文前另加按语说明。

六、本全集所收著述，均予分段标点。原著出于避讳或礼仪等因而作提行、空格等处，均予免除。避讳字一般予以改回。原著双行夹注均改为单行小号字。凡明显误植、脱字、衍字，均予改正，并出注说明。凡无法辨识者，用□标出。

七、原著引用古籍或其他中外著作，常用节引、约引等方法，省略部分不另加省略号；引文文字与今通行本容或不同，一般不另加注。

八、本全集所收著述，凡有古体字、异体字，除具有特殊涵义外，一般改为现代通行的简体字。

九、为保留文献原貌，本全集所收著述中的姓名、别名、官名、地名、书名以及译名等，若前后不统一，一仍其旧。

十、康氏各类为他人代拟之作，经考订后均予收录；授意他人撰作之文，经考订后酌情录入；与他人联名发表之文，虽非他本人执笔，一般也予收录。

十一、某些文献资料因与所收著述有特殊关系，附录于相关著述之后。

十二、本全集编校过程中，曾参考和吸收了海内外整理出版的若干康氏著述的成果，均于卷中一一说明，并在此向这些著述的整理者和出版者谨致谢忱。

十三、康氏著述，遗佚不少，散见于海内外报刊者，仍有许多未曾汇录，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民间收藏者所存康氏文稿、书信、题词、楹联等，亦有许多为本书未曾收录者，亟盼知晓相关信息者慨予提供，以便日后辑为补编，使收辑渐臻完备。

第一集编校说明

本集收录了康有为 1882 年至 1891 年间撰写的著作。其中有专著《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毛诗礼征》、《实理公法全书》、《广艺舟双楫》、《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等八部，笔记、论文、奏折、书牒等四十七篇。这一时期，是康有为思想体系形成阶段；这些论著，生动地表现了康有为在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日渐深重的现实生活刺激与推动下，如何急切而认真地向西方新的文化学习，寻求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中华的思想武器，如何经由一个“中国旧学——西方新学——容纳了新内容的今文经学”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逐步构造起他的思想大厦。这些著作，绝大部分过去都流传甚少，或未刊行过，它们对于深入了解康有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据康有为外孙、康同璧之子罗荣邦先生所撰《南海康有为先生著作总目》，这一时期，康有为还撰有其他不少著作，如《礼类编》、《大易微言》、《春秋公羊传注》、《今文易学》、《今文礼学》、《今文书学》、《今文诗学》、《春秋三世义》、《新旧五代史史裁论》、《老子评议》（《老子注》）、《政学通义》、《王制义证》、《王制伪证》、《周礼伪证》、《尔雅伪证》等，大多失存，尚待进一步访求。

本集绝大部分著作由吴根梁初步校点。《教学通义》等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康氏未刊著作，由丁义忠、朱仲岳初步校点。全卷统由姜义华、张荣华通稿与复校。错误与不当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姜义华 张荣华

1991 年 9 月

目录

南海朱先生墓表 [1882 年]	1
致邓给谏铁香书 [1883 年 12 月]	2
戒缠足会启 [1883 年]	4
诰授荣禄大夫广西布政司护理巡抚康公事状 [1884 年 12 月 3 日]	5
李青霞先生祠堂记 [1884 年]	14
致赵砺隅书 [1885 年]	15
教学通义 [1885 年]	17
原教第一	20
备学第二	21
公学第三 (上)	21
公学第三 (中)	22
公学第三 (下)	23
私学第四	24
国学第五	26
大学第六 (上)	30
大学第六 (下)	32
失官第七	33
亡学第八	35
六经第九	36
亡经第十	38
春秋第十一	39
立学第十二	40
从今第十三	44
尊朱第十四	45
幼学第十五	46
德行第十六	46
读法第十七	47
六艺 (上) 礼第十八	48
六艺 (中) 射御第十九	52
六艺 (下) 第二十	52

第二十一至二十七	53
敷教第二十八	53
言语第二十九	54
师保第三十	56
谏救第三十一	58
论幼学 [1885 年]	59
石鰲苏氏族谱序 [1886 年前]	61
民功篇 [1886 年]	63
太昊帝庖牺氏	65
神农氏	69
黄帝	70
尧舜	77
禹	90
康子内外篇 [1886 年]	95
闾辟篇	97
未济篇	99
理学篇	100
爱恶篇	100
性学篇	102
不忍篇	103
知言篇	104
湿热篇	105
觉识篇	105
人我篇	107
仁智篇	108
势祖篇	109
地势篇	109
理气篇	110
肇域篇	111
毛诗礼征 [约 1886 年]	113
特抄	115
授时	115
爵国附: 内官	116
州国附: 夷狄	117
田赋附: 徭役 征榷 国用	119
器械	119

官室	121
章服	122
乐律	124
卜筮	126
耕桑	126
牧养	126
学校	127
五伦附：夫妇	127
五伦附：父子	128
五伦附：老幼	128
五伦附：君臣	128
五伦附：朋友	129
宗族附：姓字	129
内则	130
保傅	130
曲礼	130
养老	131
选举附：谏诤 致仕	131
昏	131
丧	133
祭附：牺牲 迎气	133
天地附：高禘	134
明堂	134
日月星辰	135
山川五祀	135
祈谷大雩	135
宗庙	136
褙袷	137
时享	137
荐新	137
乡	137
燕飧附：饮食 赐予	137
射	138
聘附：馈赠	139
朝附：贡	139
会盟	139

巡守	139
吊唁附：问疾	140
帝王	140
灾异附：祥瑞	140
田猎附：樵采	140
刑罚附：讼狱	141
军旅附：马政	141
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 [约 1888 年前]	143
实理公法全书 [约 1888 年前]	145
凡 例	147
实字解	147
公字解	148
总论人类门	148
夫妇门	149
父母子女门	150
师弟门	151
君臣门	152
长幼门	153
朋友门	153
礼仪门	153
刑罚门	155
教事门	156
治事门	156
论人公法附：论死节 论为道受苦	158
整齐地球书籍目录公论	159
公法会通 [约 1888 年前]	161
与洪右臣给谏书 [1888 年夏]	162
与潘宫保伯寅书 [1888 年 9 月]	163
论时务 [1888 年 10 月]	164
与潘文勤书 [1888 年 10 月后]	168
与徐荫轩尚书书 [1888 年 10 月后]	171
钱币疏光绪年代作 [1888 年 10、11 月间]	173
与幼博书 [1888 年 11 月]	175
与曾劭刚书 [1888 年 12 月 3 日]	176
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源折光绪十四年代屠侍御作 [1888 年 12 月 7 日]	178
上清帝第一书 [1888 年 12 月 10 日]	180

祭陈庆笙秀才文 [1888 年 12 月]	185
与节闾太常书 [1888 年]	186
与黄仲弢编修书 [1888 年]	188
致盛伯羲祭酒书戊子 [1888 年]	189
与峰琴学士书 [1888 年]	190
附：代潘侍读两浙观风文	192
笔记 [1888 年前后]	193
请开清江浦铁路议光緒十四年代作 [1889 年 1 月 19 日]	220
祭张延秋侍御文 [1889 年 1 月 30 日]	224
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光緒十四年代屠侍御作 [1889 年 1 月]	225
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代屠侍御作 [1889 年 1 月]	227
请醇亲王归政折代屠仁守作 [1889 年 1 月]	231
致曾劼刚袭侯书 [1889 年 2 月]	233
祭三妹游孺人文 [1889 年 4 月 17 日]	235
与沈刑部子培书 [1889 年 9 月前]	236
与祁子和总宪书 [1889 年 9 月前]	240
与潘伯寅宫保书 [1889 年 9 月前]	242
与幼博书 [1889 年 10 月]	243
陈庆笙秀才墓志 [1890 年 10 月]	244
与某人书 [1890 年 12 月]	245
保朝鲜策 [1890 年]	246
广艺舟双楫 [1890 年]	249
自叙	251
广艺舟双楫卷一	252
广艺舟双楫卷二	263
广艺舟双楫卷三	275
广艺舟双楫卷四	281
广艺舟双楫卷五	291
广艺舟双楫卷六	298
卢怀慎论 [1891 年前]	306
中和说 [1891 年前]	307
府兵说 [1891 年前]	309
郑康成笃信讖纬辨 [1891 年前]	311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1891 年前]	312
与朱一新论学书牍 [1891 年夏、冬间]	314
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 [1891 年]	336

长兴学记 [1891年]	339
陈千秋跋	351
新学伪经考 [1891年]	353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	356
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361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378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402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416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419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428
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	437
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441
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453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459
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474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	482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	506
书序辨伪第十三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	521
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545

南海朱先生墓表

[1882年]

治血气，治觉知，治形体，推以治天下；人之觉知、血气、形体，通治之术。古人先圣之道，有在于是。八达六辟，罔不罗络。其治法章所在，曰《诗》、《书》，曰《礼》、《乐》、《易》、《春秋》。后人圣孔氏，奉被饰之以为教，尊之曰“经”，演之曰“史”，积其法曰“掌故”，撷其精曰“义理”，行之远曰“文词”，以法古人道治也。圣人歿而学术裂，儒说纷而大道歧，有宋朱子出，实统圣人之道，恢廓光复，日晶星丽。然而心学树一敌，考据一盗，窃易朱子之绪孽，而侧戈逞攻，□干窃大之统，招党属徒，大器而横呼，巨子□哗，随流而靡亡，风俗殆至嘉、道而极矣。

九江朱先生于海滨蛋僚之中，无哲师友之传，独反复千儒百士之说，较而于先圣之义，视其合否而去取之，尽得其痼瘡之所在，举而复之。于孔氏圣之□，独睇其意，不从其迹，期足以善身而致旧。其治身之条目，敦行孝弟，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树风仪。其治用之章，曰经，曰史，曰掌故，曰义理，曰文词。其说平实敦大，皆出于□口心得之余，绝浮器，屏窈奥，学者由而行之，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不出于是，所谓自治其觉知、血气、形体，推以及天下之觉知、血气、形体，非耶？噫！古之道术以治为教者，其殆统一于是耶？先生神明绝人，强识群书，而能综古今沿革损益之故，悉折之于经义；才气雄迈而能变化，节度其性质，而纳之于礼矩，浸润凝孰，驯之于自然，通达阖辟，冥合于无间。呜呼！先生抑可谓人治之上贤者也。

先生名次琦，字稚圭，以进士令襄区，以其道治之，二百日大治。谢归，以其道教学者，大治。天子闻其治才，再征之，不应。今上嘉其贤，尝给五品卿衔。其学行吏治，皆详见。今表其过于祥，以告后士，俾有诵焉。

[抄件，藏上海博物馆]



致邓给谏铁香书

[1883年12月]

铁香先生给谏阁下：

祖训伏海滨，仰先生风烈久矣。每问讯士友以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今得先生，甚慕仰。私叹穷处，虽同乡有大君子，不得瞻丰采，聆余论，以震动竦发庸鄙之耳目。又深恨去岁至都，始得趋见；又幸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吾读其言，又身见其人，用大忭慰。既归读邸报，遇先生奏牍，辄反覆数次。近则又感，是敢执讯而私于执事。

尝闻于师：凡谏官者，扶国是，守祖法，掎击权贵，保护正人，此大者宜先也；摭拾细故，弹劾下僚，此小者宜缓也。先生讲于古义熟矣，方今国是岂尽正？内外大臣岂尽得人？军民岂无利病可陈？兵饷岂无筹策可运？其可言者多矣。

试以粤事言之。夫西夷迫我神京，震我庙阙，毁我圆明园，掠我御用物，此薄海不共戴天者也。《春秋》许复九世之仇，况祖父之世哉？近法人乃吞我属国，窥我滇、粤，粤人莫不发指，故有沙面烧鬼楼之事。西夷戕人于河南，前帅曾公谓补钱与杀人者皆可，但须著为内例，可谓善于处矣。张振帅乃日以三百金延英状师对案，用夷变夏，以先王数千年之法，裂冠毁冕，竟敢弃之。坏中国之礼，悖祖宗之典，中外骇笑，士民愤怒，奸宄煽动，几酿祸乱。如此举动，真古今之奇变，神人所痛愤也，而不闻弹章及之。清如先生，亦不一言焉。不审守祖宗之法者何如也？鄙人惑焉。近读大奏，于曾公则有卧治之讥，于张帅反多嘉与之语，至弹劾数县令，则亦摭拾细故而已。此鄙人所以惑而增疑也。

夫近世总督无侵藩臬之柄，而于军国反遗忽焉。曾公岂不能纠劾一二下吏哉？若以总督之任自有在。朝廷授老臣以南国锁钥，方无事时，正当卧治之耳，此真知总督之体者也。及法夷衅迫，边防日亟，曾公于是部署防守，督办军装，深堂筹措，不动声色，虽夷氛屡传，而粤人安靖，士民乐业，商贾行市若无所知。闻其将卒器械，出自北门；城门铁叶，钉之深夜。故其奏曰：不敢稍形张皇，不敢多耗饷项，若有警急，三万之众旬日可集。深谋远略，此真总督之材也。粤人受其福，故于其去也，士夫叹，农工思。

张帅之复督粤也，至粤即以粤人为不可用，而远调淮浚之兵，民情不通，地形不谙，其防虎门者，奸淫横暴，大愤民心。又复广募清远、东莞之勇，共万余人。自八月开局，至十月费饷已五六十万。藩运之库既竭，不得已则借于英人二百万之金，九厘其息。后此复安可支？夫言战，则现募之万人且不足；言防，则安事此万人以耗饷哉？法人一言虚喝，我已震动如此。不言其远，但一年之后，久戍之兵则疲不可用，甚巨之饷则竭无可筹，此时岂有天降地出耶？法人息事则已，倘以一二兵船来扰，不知用事者何以待此？尤可笑者，

九月妄听大鹏都司言，深夜关城，传郑绍忠、方耀、邓安邦诸镇调兵防守。又迫收军，使之登陴，并拟撤附城之屋。于是一夜省垣震动，人民匪伊，妇孺号哭，商贾闭歇，奸民生心。谁之咎耶？电线妄传之夕，振帅手足无措，将弁环请方略，口噤股栗不能语，西夷拍手以为笑柄。惟延余瑞云置之内衙，奉若神君，如琦善之用鲍鹏，思媚西夷而已，无他术也。若此可当大事否耶？虽叶昆臣犹不至此。粤民实受其祸。于其在粤也，士夫愤，农工怒。

且夫曾公务以镇静，而张帅必变以张皇；曾公务张国体，而张帅必变以媚夷意；曾公用士勇，而张帅必变以调客兵；曾帅不耗饷，而张帅必多募兵以耗饷。其是非得失，何如也？或谓张实挤曾公，故务变法，如琦善于林文忠事，此草茅所不知也。然而沉几安民者以木偶去官，张皇媚夷者以振作得位，舆论之思与愤在此，省台之是非又在彼。先生又台谏之直，粤士之望也，是非亦与舆论异焉。

夫省台天下是非之公也。今若此，则国是何赖，正人何恃哉？岂耳目之不周耶？抑见闻之有误耶？不然，则高识远见，非常人所测耶！何其是非之异也？近者道路纷纷，多谓：“振帅公子拜在门下，贖金三千，故邓给谏如是。”祖诒讲闻先生之清白，为力辨之，然无以塞人口也。《传》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坏国体，悖祖法，无礼云乎哉！若宜然者，则“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亦宜后其小者，而先其大者也。若宜然者，则令顺民心。台谏激扬，亦当协于舆论也。如此则粤士之疑塞，先生之谤释。否则，家置一喙而志既愤，虽素敬先生如祖诒者，亦不能以三寸之舌代辩矣。

然今日之事，又有大于此焉。比闻左相国以老病请开缺，意枢垣有掣肘者。然仍请留三月，观海防河工之成。此差老臣体国，虽不得志，而惓惓系心，不敢迳去，以待中朝之悟。私测皇太后圣明如日，必当慰至留。然闻有阴险权臣，欲挤之以得位者。故野人私议，皆以左公之请为必许，不然三五请之，亦不必留。未审然否？夫左相国一柱承天，所谓身系安危者。若去，则中外失望，国无与立。昔林文忠既革，夷酋伯麦等皆举酒贺。今又将使西夷举酒称贺耶？此易城肇麻痛哭之时，不可失也。

先生去岁云有归志。七十老翁，复何所求？与易谏议争光，岂不美哉？无使将来清史谓台省合力以倾左公，谏臣无一人言者，则幸矣。

祖诒非敢附昌黎作论、庐陵移书之义，然曩请见，辱教诲之，可谓受知于门下矣。重念先生忠于国事，不避怨谤，而有摭拾攻讦之疑，窃为怀恨之，亦欲光先生正色立朝之名，以幸粤人，以幸天下，故敢猖狂，渎干执事。伏惟裁夺，不胜恐惧屏营之至。十一月□日。康祖诒谨上。

[抄件，藏上海博物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戒缠足会启*

[1883年]

缠足之风，俞正燮谓始于赵之跗利屐，殆不然也。唐人尚无是俗。李白诗所谓“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韩致光诗所谓“六寸肤圆光致致”，不缠足之证也。作俑者，其南唐之宫嫔窅娘乎？宋时唯程子之家不缠足，则是其风亦行。降宋迄明，僻奥之壤皆遍，遂至于今。

夫天之生人，指跌完美，其长以咫。屈而纤之，拳曲臃肿，是古之刖刑也。女子何罪而加刖之？且刖者不出于他人，而出于父母。专伤生人之肌，坏骨肉之恩，损天性之亲，天下之悖理伤道，莫此为甚。每见寡儿弱女，年未髣髴，骨未坚强，辄以三尺之布、寻丈之带横加裹束，若缚盗贼。号哭之声腾溢户外，见者未有不怜其无辜而以为当然也。及其缚束已成，弓鞋盈寸，其富贵之家，婢扶媪拥，尚有扶壁愁眉者焉；若贫贱者，十之八九亲井臼、躬烹炊，上事舅姑，下抚子女，跋来报往，应接靡息，吞声饮泣，竭力强承，然犹姑责其慢、夫恶其秽焉。其苦至矣！若猝然遭非常之变、践不测之故，委顿蹙蹙，一步不行，以至毁筋绝骨、失身丧命者，不可胜数。其他尚不忍言也。岂不痛哉！

世之为此者，其伤理勿论；以为得夫之欢乎？则又不尽然也。故世祖深恶恶俗，思欲变之。顺治十七年，命禁裹足，有犯此者，罪其父与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徒三年。法至严也，然则何乐伤天理、违国禁而为之？推其由来，盖风俗之敝，以为妻妾之辨在此也；亦有志士思矫之，又以婚姻之难在此也。是以流俗而靡变也。

近世士大夫邓鸿胪铁香、李方伯山农、区部郎海峰，其女子咸不裹足。诚愿与有志之士顺天理、奉王制，全生人之体、完父子之恩，使千年之恶俗一旦涤荡，岂不善欤？若谓出千万女子于残伤中而补完之，推从善降祥之说，其功德之无量，抑不待言也。凡我同人，书姓名、籍贯、里居、科第、官爵、三代、子女年岁于左，以备婚姻之采择焉。

[录自《戒缠足文》一册，光绪丁酉年刻]

* 本文原题“南海康工部旧稿”，系康氏1883年与区澔良共创不裹足会时所作序文。

诰授荣禄大夫广西布政司 护理巡抚康公事状

[1884年12月3日]

曾祖元猷	诰赠荣禄大夫
祖焯举人	诰赠荣禄大夫
父敏昌监生	诰赠荣禄大夫

广州府南海县银塘乡康国器年七十四事状

光绪十年正月，法夷搆衅，左侯相命公筹王方伯德榜南征之饷。奏曰：“康国器随征闽、粤，所部整锐，其子熊飞冲锋陷阵，翼蔽其父。臣嘉其孝，曾屡疏及之。其为人持廉守正，诚笃不欺，虽汉之陈平宰肉殆无以过。夫筹饷在德望，不在威望，苟得其人，卧治亦宜。”三月奏旨俞允。公捧读感涕不敢辞，昼访夕规，疾作伤发。六月夷衅亟，公愤不能食，遂以八月廿三日卒于里第。疾革，谓从孙祖诒曰：“吾病殆不起，惟受国厚恩，委之筹饷而未成也，为可恨耳！汝能为吾草事状乎？”祖诒泣涕受命不敢辞。

谨按：公讳国器，字交修，号友之，原名以泰。宋末处土建元繇南雄珠玑里迁南海，六世祖涵沧茂学丰义，丁明季乱，以一人延宗。祖焯耆德纯儒，著于邑志。惟公状貌魁杰，度量宏大，性行诚慤，少孤贫，囊笔为督院吏，节饷入以养母。道光廿一年，英夷倣扰，以文案出力奏保从九品选用。廿七年，选授赣县桂源司巡检。咸丰三年，发逆围南昌，土贼黄癞疔、何盛发响应，旬日聚众数万。周道玉衡督剿失利，贼陷泰和、万安，踞良口、乌兜而窥赣，去治三十里，从贼者甚夥。公毁家，阴募勇三百，与兄子达用、甥方裕华御贼，持半月，贼不敢犯。周道闻其勇，檄攻乌兜。贼夜来袭，公觉，选健士百人潜焚其巢，而提二百人走小径，要击破之，进攻良口。公度贼乌合而士新胜气壮，令卒皆墙立奋刀斫阵，贼披靡。周军继至，公乘势突之，斩获二千余。良口两岸尸山积，天大雨，赣河涨溢，尸随流漂下，南昌贼惊怖解围去。从周道克万安，以府经县丞擢用，荐卓异委署大湖司。四年，调乐安招携司巡检，鼓励士勇，日夜造火器。上书巡抚陈公启迈自效，巡抚异之，命从赣守耆公龄防饶。造扒船三十余艘，讲求水战法。时官军未有水师，曾文正湖湘水师亦至是乃起，公实与遥应也。

五年，委防童子渡。都昌贼万人来犯，挟章田渡团绅请兵，以诱我师。济章田河，指宿村落中，而贼先伏村南矣。夜半有呼贼至者三，公起蓐食，严行束伍，分伏使水师截其

上流，贼反入我伏中。灌噪之，贼乱，自屠蹂。追奔四十余里，水师亦击翻贼十余艘，进屯章田渡。贼败回都昌，犯响水滩。曾帅之平江营失利，派都司毕金科助剿始胜，旋败退营四十里，街贼逼之。毕退守饶，又败，城遂陷。耆统领飞檄回饶，分水陆攻之，贼退守不出，曾帅益毕兵，毕愤屡挫，殊死战，贼出精锐相拒。公料贼轻我水师新募，不设备，卷兵薄城下，焚其营，别令壮士傅堞登，遂克饶州。赏戴蓝翎，署南城县知县。

当是时，石达开寇江西，陷瑞、抚、临、吉四府，武汉复陷，豫章大震。曾帅困于九江，议以樟树镇西近瑞、临，东接抚、建，为赣江之关键，省城之咽喉，与巡抚文俊定先攻樟树，次围临江之策。命公隶刘道于淳军往剿。我军至，贼凭垒观，出不意攻之，立拔石垒。一贼出童子队，持长矛，驰逐如飞，来冲我矛端及舟。公亲燃炮，轰大树折之，压毙数十人，贼骇走。又轰毙贼数百，麾卒追之，贼遂溃。刘道亦督军疾击，十一月克樟树，以同知补用。七年，随刘道于淳及刘道长佑、王道鑫田、副将兴恕围临江。公以大河远城，自小河入，则纡二十里，度地得故河，至城仅三里，议开之，以断贼沙湖之援，且水师能迫城也。功甫兴，贼五阻五败之。一日贼骤至，公不动，迫及十余丈，公投高堤下，几殆，复起督战，卒败之。浚河及三尺余，天大雨冲激，骤深八九尺，水军遂迫城，贼援路绝，势遂孤。时江岭断隔，家问梗绝，公子熊飞蹶草屨，走二千里寻公，公委以兵，截击瑞州大股援贼于仁和墟，破之。围临江一年，大小数十捷，遂克临江。赏换花翎。

八年，移攻抚州。是时杨辅清、石达开拥众十余万，陷建邵，踞浦城，攻建平而犯广丰玉山。福将军驻广信防之，参将林保失利，贼陷铅山，踞青沙湾梗河道，檄公剿之。贼数万，方解鞍食，猝扑之。贼轻我师少，虽败不却。公舣船近岸以诱贼，而设伏林中，贼夺船，炮忽雨下，熊飞率伏夹击，歼贼数百，虏其輜重，遂复铅山。贼又陷安仁，曾帅移师进逼，公请于曾帅会剿，克安仁。调防吉安。而粤之剧贼梁柱、练四虎踞英阳之蓝山，峰峦竦窳数百里，峭壁斗绝无路，负阻劫钞，北江梗塞，吴方伯昌寿屡剿不克。十年，耆公龄抚粤，调公剿之。公引兵入粤，追石达开于乐昌。熊飞进三策，曰逼贼巢，曰间贼党，曰集民团。公从之，提兵出贼后道翁乳万山中，攀藤绝涧入。四月驻水口，谍知大洞贼目朱润辱于贼酋，诱为内应。然石栅凡九，危崖单径，众不敢进。公兄国熿夜登风流洞，众从登，尽歼之。又破贼于竹木浪，进攻白鹇浪，从间道白竹山援绳附登俯贼寨，夺其炮台，贼气沮。熊飞匹马入练四虎巢，诱之降，饮酒纵卧累日，贼不敢动，并擒潘赤古、陈才、李德、曾超等，降其党万人。梁柱败走黄花，诱降其军师梁天生，遂破之。退踞黑岩猪头寨，险逾甚，石栅肩耸，释马徒行，隘不容趾。乃凿其后山，而阳攻其前，石通火发，尽歼焉。十二月移攻螃脚，熊飞奋登牛寮山。贼伏岩中，枪骤发，惊我前队，熊飞坠而复登，遂破之，擒贼首周裕。是役也，寇众数万，负险十年，公以二千人，三月而平之。擢知府，并加道衔。

先是公兄国熿以布衣倡团讨贼，所募皆壮士，是役得与剿贼，功为多，竟以瘴卒，子弟从军者亦多死。同治元年，随耆帅往援浙，时全浙皆陷，惟衢郡尚完。乃从衢郡间道兰背源进师，与蒋方伯益澧合围汤溪，作塹攻之，贼迭出均败。十一月，金华、绍兴贼来援，号十余万，皆僿悍旅也。蒋军先失利，我军更进叠退以数百合，皆死战，出五十金购一级，

不可得。公佯却诱贼，而呼古捷芳以骁卒千二百人分三队，张两甄以待，每队抬枪二百，更番上墙立齐发，声震天地。三日战三捷，毙贼千余。二年正月克汤溪，左帅亦克龙游。公督军截杀万余，逃贼无脱者，金、绍贼闻风溃，浙东遂清。以道补用。左帅擢督闽浙，公隶焉。于是贼退踞浙西，分守杭州、富阳、余杭。公提兵攻富阳，富阳已为蒋军所拔。公曰：“杭州，贼之老巢，而余杭，杭贼之犄角，嘉、湖贼之援路也。不折其角、绝其援，杭州不可得也。”遂趋余杭。伪钦王谢天义拒守，自仓前亘古荡连营四十里。公察贼境，欲争宝塔山，据形势，而贼已于山下垒守河桥。夜令壮士运宝塔寺址石筑垒，据以攻贼，相迫十余丈。枪弹及左右，士多仆，欲却，公屹坐不动。士复奋，遂拔之。毁塔石垒于山巅，遂俯窥余杭。于是缆小舟为浮桥，渡河破长沙堰卡，乘胜薄城下。贼伏兵抄我军，军乱走桥，桥折，士死数百，熊飞乘骏马越桥得免。骁将古捷芳阵亡。公益厉，将士练军实进破小耿庙卡，鏖战于南岱山半度桥，自午至晡，大破之。士冒炮破栅入，拔其石垒一城。贼来援，又败之。贼不敢出。杭贼伪归王邓光明、伪听王陈炳文、伪朝将汪海洋率贼数万，又垒于仓前，势复振。公昼夜攻其东门，一面皆披坏，贼犯护国桥，复败之。遂逼西门壕，拔其功桥、李家埭、东门埭、太平桥，临清墟牛贩之垒。三年二月，遂会楚军，克余杭，而杭州亦克。加按察使銜。

时金陵已复，江、浙兵力厚，余孽走窜江、闽界。五月，公驰崇安，遂赴邵，而贼陷新城。六月，署延建邵道，奏委统上游军务。请于徐抚军宗幹曰：“贼据抚建属县，毗错闽疆，若窜入光泽，即可东走崇浦，而闽、浙受祸矣。诚以重兵驻之，以顾崇安、邵武，次则守建宁，以应泰宁、归化。器添部三千，居中调度，与张臬司运兰分扼，以捍凶锋。其关镇国一军，宜驻汀州；吴鸿源二军，宜守泰宁；其邵、崇各关，分部堵守。比闻鲍军出抚州，周军出丰城，如能厚集兵力，大举出关，攻其不意，为棋劫之势，则可制其死命矣。夫顾江即以保闽，犹唇齿也。若画疆自守，坐失事机，旷日糜饷，闽防亦不能撤，贼见迫江军，穷蹙走闽，数道阑入，即破贼，蹂躏已多。请迅催张臬司及林提督文察、曾提督元福，疾趋建、邵，会同出关，用收以剿为防之效。”徐抚以贼方图回浙，又偏师不能越境调军，而未从也。既而九龙山土贼邱恺平纠乱，夜犯上洋，公命熊飞往平之。七月，新城泸溪贼合势逼皮家源、牛皮关，去光泽廿里，大震动。公谓曰：“由泸新入腹地二百余里，贼众道远，途鲜民居，掠无所得，彼将饥困，能持久耶？贼知城无备，乃敢长驱否？亦不敢为孤注。若贸然而来，则婴城固守，而乘蔽掩之。速修守备，可无患焉。”因令林本会知县浚濠缮城，令迭换号衣，多树旗帜为疑兵。亲度地形，分扼止马大禾山之险。贼知有备，果宵遁。是时汪海洋拥众四五万窜新城，公出黄土关里岭隘贼，扑石峡伏兵山径，截击之。贼惊溃，多坠崖死。已而贼踞湖坑，知有备，去。顷之贼方万余复至洵口，令熊飞间道袭之，毙贼五百余，擒其伪天安吴汉。七月，补延建邵道。

贼筑寨数十于黄沙渡等处，欲窥闽，遣熊飞击平之。贼退守新城，先后毙贼数千。熊飞度贼疲，与林本、熊应烈督勇士，夜梯城入，守陴者皆睡，及惊起，大军尽入城矣。贼走南丰，鲍军以马队至，与合追。八月，败贼于井水湾，转战横村，又败之。贼走宁都，不能下。九月，贼陷铅山，阑入云际关，邵大震。公驰至，贼遁，出杉关。公遂驰防汀，

令熊飞前驰，败贼数千于瑞金。贼回窜汀，张臬司运兰失利阵亡，贼陷武平。汪逆进踞河田、濯田，李世贤陷漳州、永定、龙岩、南靖。亡何，林提督文察又败亡于漳，闽大震。于是左帅统大军来援，调刘副帅典入建宁，高提督连升及参将萧瑞芳由海道赴漳，黄提督少春趋邵武，并调王臬司德榜、王镇开琳会办。公驰驻清流，请曰：“贼在江西，则闽防以建、邵为急；贼趋粤，则以汀、漳、龙、兴、泉为急。鲍、席二军，方驻瑞金，贼必不犯汀。若缓攻武平，保安安、永春、安溪、同安完善之区。俟援军大集，合江、闽、粤三省剿之，分路逼围，贼必蹙矣。”后果如公言。

十月，漳平又陷，汪逆窜永安之芷溪、龙岩，贼又窥雁石。公先令熊飞遮贼于宁洋、永春，至是虑贼合窜漳平，令先取雁石，以捣龙岩，而自驻小陶，保延平而窥龙岩。且言于左帅曰：“龙岩为上下游咽喉，可四面奔突，我先取之，以断其首尾，然后分击南靖、漳州。贼既四分，我得建筑之势。若龙、漳得手，则武、永在我掌握，不啻几肉釜鱼矣。比芷溪贼既并于龙岩，拟请关总兵镇国防汀，赵护道均守连城，以防内犯，器与张道恒祥合取龙岩，而黄提督疾趋攻漳。”左帅然之。

十一月，公赴雁石，而熊飞引兵三千，入龙岩，逼漳头夏脑壁铁石洋。贼万余来犯，熊飞深沟高垒，俟怠，纵兵击却之。贼三至三克，遂逼东宫，破贼，伏掀其垒，直薄城下。贼八千出突，公弟德修匹马冲之，斩贼帅一。贼少却，而由小路抄我。熊飞以马队还救，又却之，乘夜袭燬城外贼垒。翼日贼以数百游奕诱我，我仍坚壁，汪逆率贼二万余，直搏我营，前伤后踵，以连环枪击之不却。持之午，贼饥疲，熊飞开营突之，贼披退，然我军火弹已尽，甚危矣。贼由僻径附铁石洋背，公张疑兵于雁石口，贼恐，遂走。夜来劫营，觉之，贼不敢入。于是遣熊应烈驰漳平，贼多困于朝天岭，令赖长救出之，遂破贼于漳平濠外，夜焚其巢，贼溃窜永福。是时刘副帅至连城，而武平已破，贼窜白沙，汪逆踞南阳。左帅调陈、丁二参将防朗车，以问公。公曰：“二将未见大敌，恐挫军威，不可。夫南阳汪逆至僿僿佼也，南阳不除，龙岩终为所牵，而南靖亦不能攻。今宜以刘副帅防白沙，鲍提督剿南阳，若南阳破，龙岩复，则贼势孤必遁，白沙破之易矣。”左帅从之。十二月，方副将耀克永定。四年正月，永定败贼及古田贼走坎市，汪海洋将入龙岩。公计汪逆若入龙岩，攻益难，宜及其未至克之。二月，贼万余又来犯。公仍戒坚壁，持至日昃，分五路疾掩之，毙贼千余，馘级百二十，贼大败。古田贼万人来援，公令四更蓐食，先伏于东宝山草帽坳，使赖长阳为扑城者以诱之。贼倾巢出，遇伏惊溃，毙贼千余。即夜简健卒三百，摩东门炮台，焚之，贼震扰，我军拥入，歼守垒者五百人。城贼出援，我大军亦至，吴光亮突入东门，熊飞继之，遂克龙岩，斩擒贼千九百名，拔难民二千余。勒军追之，败之石牌，遂破小池，残古田，蹂孔甫。贼垒尽燬，窜南靖，又败于刘副帅，窜白沙。遂与刘副帅、王臬司夹击于小湖坑，大败之，追奔廿余里。公弟德修冲杀阵亡。三月，贼走永定之金丰、苦竹，踞奎洋船场，筑垒百余，其地通大埔、嘉应、漳州，绵百里。公进军抚溪，遣将驻龙潭为声援，使熊飞掩贼于东安，擒斩百人，又败茅畚援贼数千，跋其三营。四月，刘副帅攻奎洋，约我并举攻苦竹。公令关镇邦防梅林，别遣将守彭古塞，张旗于小路山巅，夜攻磔下。吴光亮以火箭火筒焚之，贼惊扰燬其卡，熊飞伏大坪，偃旗于丛树，以轻骑诱贼夹

攻之，毙贼三百。汪逆尚指挥于山前，熊飞前搏之，贼缩走，擒斩千名。贼退守，督炮环击之，火延药桶，残其垒缘墙踰，贼营遂拔之。连破贼于岩前，于陈东坑，于西礫山。熊飞夜掩击堵树坪，又擒斩六百余。时刘副帅亦破奎洋，公令熊飞要其败匪于大溪陈东坑，遇于旂岭，方黎明大雾，合围尽歼之。已大股贼至，熊飞怒马搏之，贼靡，擒斩三百余。令吴光亮、林本攻苦通缘山，大呼破栅，人焚其垒，擒斩百余，贼楼子杨梅林卡垒皆拔，诸路会于苦竹。是夜天大雾，林福喜、林檎健卒百人，束火具焚贼营。吴光亮率大队衔枚继，贼大崩，蹂其八营。陈观光与夹击于买卖街，毙贼三百余，遂拔坪洋坳、黄竹栋，余二十余垒皆下。熊飞独遇汪逆于东坑，鏖至暮，选藤牌手从山后斗壁登，而掩于山前，贼越逸，几获汪逆，追杀于涧谷间，相蹈藉死。贼走大溪，夜秣食逼湖坑，晨薄垒下燬之，尾追至大溪，毙贼数百，拔大溪。又败之清风亭，追至大埔之三角塘太平寨，擒斩二千余，获骡马九十余，旗械数千，难民三千余。是时官军克南靖，贼走漳溪，粤师遮之，回下洋，击走之，追至中坑，分军屯岐岭。贼穷不得逞，犯我游击，陈观光怒驰，贼死之，贼阵动，熊飞乘之。贼披由间道窜永定，王镇、开琳、猎射坳各营为所陷，汪逆亟围永定，造桥于罗滩，垒平水坑、剪滩各隘遮援师，王镇告急。公夜驰湖雷，立燬其桥，贼出数万，持不能渡乃退。侦知汪逆复窥龙岩，即飞请刘副帅驻坎市、武溪防之。汪逆率伪佑王、伪玉王、伪烈王七万人，七路来扑，公分兵逆而自凭山，对之罗家背。贼先撩战，遣将击其首，截其腰，熊飞旁出，力冲之荡决，数十贼奔，追及山半，贼反斗，令马队冲之，贼溃，遂夺山水口。贼藏丛树间，使桂塘阁坑贼先挑，我烧之，贼突下冲，我军不动，贼益厉猛，冯南斌大呼斩贼帅，贼阵扰，遂拥上，石下如雨，麾藤牌军前驱，以抬枪两翼上击，贼大溃。惟狮龙岭贼万余犹冲搏，山上旗右指，贼趋右，军亦趋右。公审贼狡，分兵伏于左，左山贼果骤发，我军突击，贼殊死战，熊飞选抬枪手掩之，贼幅裂瓦解，多投崖谷死。伪佑王退据前滩。汪逆愤，翼日率贼十余万，皆背板负草，欲筑垒困我师；拥龙旗黄盖于狮龙岭，盛陈亲卫万余人，皆五色衣，分布阁坑笔架山，旌旗铠甲，弥山照谷，将士有失色者。公气益厉，曰：“贼虽负恃其众，而精锐悉聚狮龙，若先摧之，则余党胆破，可不击败也。我坚壁以示弱，俟怠而击，乃大乘之，必获济焉。”白衣贼数千，先压我营，红衣、黄衣万人继之。公令赖长詹惠扼河桥，须至午，贼倦，以火箭射其前锋。熊飞、关镇邦突之，陈罗夺矛刺得贼帅，贼怙众不顾，直冲横突，我兵渐单。令汤彪、赵鹏、熊应烈三面掉战，以抬枪排堵合击，贼不支。士卒腾踊，一以当百，呼声动天，贼披坏，汪逆逃，遂夺狮龙。于是冯南斌烧阁坑贼，贼多，困冯南斌，公令林本驰救，贼伏坑内，我军觉，焚之，夹击而尽歼之。吴光亮掩笔架山，赖长詹惠过桥，纵击之。天甚雨，贼阵大乱，汪逆跳走。连日斩级六千，割首级耳，记八百余，拔难民二千余，勒兵追之，燬剑滩垒，尽收其军资。又从间道追及大谿，要击于半渡，灭之，遂解永定围。是役以兵八千，破贼十余万，左帅伟厥功，犒银万两。遂加布政司衔。

是时克漳州，李世贤拥贼数万，至塔下，旌甲覆水，缆竹木为浮桥，将济，见我军至，背水结阵。熊飞出傍岸小滩，坳其背，贼骚动。大军压之，桥折，溺七千余，生擒千余，并力击山上下，贼辄钐其后，网罗其前，又斩擒五千余，号哭声动山谷。公曰：“愿降者

坐。”贼伏道傍降者二万余，军器累重山积。虏其伪妃贵将，全党皆尽，李世贤仅以身免。当是时，我军新胜，贼帅丁太阳畏我，不敢过永定，逸入粤，遏于粤军，阑入苦竹，犯坎市，遇我于高波，斩获五百余，追败于白山，于西郊通村，势穷蹶，降于刘副帅。伪王朱义德降于我。五月，汪海洋收散卒，走据上杭之南寨。公移师永安，遂进峰市。贼走松源，陷镇平，安军复镇平，贼复陷之。公持八日粮驰松源，是时李世贤余党伪利王朱兴隆、伪稽王吴玉堂、伪倍王谭升、伪天将李慕忠皆附汪逆，鲍军叛勇，由鄂、湘窜粤，亦与汪逆合。粤军保字营又陷于贼，余焰复张，塹于苦竹坑亘四十里，蔓松口狗皮坳一带。公与李方伯福泰议，粤师出新铺五路径，闽师出高思攻之。乃掩贼于嵩山，破贼于瓦窑，擒斩三百余。六月，公引军进高思，夜袭贼海棠亭卡，燬之，擒斩百余，降其朝将莫思九百余人，别营程官为犄角。七月，命熊飞、吴光亮夹击贼于龙潭，贼溃逼石坑，排掀其三垒。林本、关镇邦攻蓝坊未破，熊飞助之，遂破栅，入垒亦拔，追贼至高拱桥，并力攻余垒，皆拔之。遂破何明亮援贼数千于老鸦山，歼千余。转战及南坑，胡瞎子以三万人结阵待，公密令降贼李积、曾务、邓伯村、严进恒及伪朝将数人曰：“我搏前山，当焚垒破栅出，逆我如之。”贼内扰，毙二千余，胡瞎子堕马逸。

先是公遣朱义德入贼中，抚伪利王朱兴隆、伪稽王吴玉堂，图汪逆。义德误入花旗翟酋营，翟酋疑之，事不克。公又谕降守镇平贼帅伪烈王曾三、谭富、梁忠、李积、龚振威、龚长春七千人，令侦汪逆出，焚营为应。汪逆觉，杀曾三，事又不克。然自汪逆杀李元茂、李战魁，贼不平，粤人降者多，三江两湖贼亦多逃者，猜离之象成矣。亡何，汪逆率贼二万，分八路扑程官，公令熊飞捣其腹心，而分军抄之。自旦至晡，贼溃，擒斩六百余，虏其神将五人。贼夜劫我营，军皆惊。将士奔告，公坚卧不动，鼾声如雷。贼不得间，亦不敢入。汪逆退踞屏风帐，纠精锐数千，及伪凤王黄十四，党万余，扬声攻程官。公曰：“贼再扑程官，必先张虚声者，盖欲缀我而袭高思也。我坚壁程官，而偃旗鼓于高思，破之必矣。”戒程官按甲不得战，而伏精卒于石灰冈、乌坭岭两山间。汪逆分党先搏程官，我敛军坚垒，贼益奋厉，而自率黄十四、汪大力二万众袭高思，入深，伏军四发，抬枪雨进，毙其猛将汪大力，腿巨如五斗瓠，黄十四亦伤右腿坠涧，几获之。贼崩解，汪逆痛哭，尚持刀督阵。熊飞纵马大呼突之，士纵横血战。公从子达本及龚长春裹创决命，令抬枪手聚击汪逆，中其左腕，贼大乱。吴光亮、关镇邦横击之，首尾剪决，冒崖挂树，死者蔽地，歼二千余。左帅以为入粤战功第一。

八月，进攻石古排，败之长旗岭，降其伪天将张祥顺、周建榜千余人。胡瞎子凭九曲山顶，以洋枪马队数千冲我，熊飞逆战，歼马贼五十余，与林本夹击，败之。龚长春、张祥顺，拔桩越濠入垒，垂破矣，遇雨止。胡瞎子伪降，公阳许之。夜督军衔枚薄之，歼贼千余，残其垒，对门营白果山贼皆惊怖遁，截杀数百。长驱逼镇平，高、黄两提督亦至，合攻克之，毙贼千余，拔难民千余，汪逆遁。勒兵穷追及竹子澳，贼伏林间，觉之，令吴光亮引奇兵遮其后，林本旁掩之，熊飞伏山前剪之。贼伏破，歼千余，乘势疾卷，掀贼卡馆二十余，残蹂者又二千余。贼为席臬司宝田败于东石，我军遮击，败之茅楼坪，又败之于大柘，于枫叶坑，刈贼七百余，疾追至偷牛洞。自复镇平，连日霖雨，士饥冻，穷追至

是五日，盖疲乏矣。始公予期五日追贼，于是熊飞勒兵还。至夜，高提督连升、鲍提督超至曰：“贼已敝矣，及其力尽扫之，东南涤肃，在此一役，不可纵也。若以追兵已惫，令我楚军在前，粤军在后，当无所失。君父责言，我则任之”。不得已从之，与高提督合追，又剪割七千余，贼穷蹙，买黄坡罗浮司土匪诱我。九月十五日，至罗冈山，涧中挺水楼，高十余丈。询之，云贼连夜奔，已到岩下，行十余里，峻岭前耸，涧路险仄，林菁藜郁，单径纡盘，马不容足。熊飞曰：“路不马矢，草木不乱，惧有伏焉，不可进也。”既而曰：“高军在前，我宜接应。”复行。贼穴土冈设伏，上覆青草，我军过之不觉，贼八千突起，控我背，军乱。关镇邦及公从子达本已逾岭深入，贼环攻之，力战坠马下，手刃数贼，遂阵亡。熊飞乘骏马跳涧，与吴光亮决围溃出。于是高军死者数千，我亦亡精卒数百，伤者甚多。军还，公怒欲致法，高提督力引过而止。公将兵未尝负败，士凭百胜气，皆有轻贼心，勇锐好战，以留营为耻，出队为争，自此士顿丧气。又病疫，死者过半。公乃汰弱兵，休病卒，集新军而训抚之，而军事亦将讫矣。

十月，贼北走龙南。十一月，退窜和平，遂陷嘉应。公疾驰罗冈，请于左帅曰：“贼志在江楚，力不得逞，折还嘉应，已成困兽矣。今造桥据南岸，若为窥丰顺者，欲惑我南顾，乘虚兔脱也。夫丰顺万山重奥，民贫瘠，贼无利焉，非蹙之无路，必不窜也。惟镇平屏障全闽，已遣将防之；若以一军扼丙村，则潮郡门户固矣。嘉应地势宽广，诚以闽师逼其东，粤师逼其西，连营稍前，合成长围，然后作堑困之，别布罗遮之师，阻其隳突。得三万兵，三月饷，可聚而歼也。”左帅以为然，调鲍军驻武平、上杭攻其北，高提督刘镇及我军攻其西，刘副帅出大埔、永定攻其东，左帅及黄提督、王方伯出饶平攻东南。公进军乌泥坪，为高军应。又陈嘉应险要及进兵之路于左帅，且曰：“嘉应河道，上通永安，下达潮，天雨河涨，浮桥必决，然后以炮击之，则贼南北不通矣。”左帅从之。贼窥高军，公要击于樟山坳，败之。贼又犯刘副帅、黄提督、王方伯军于塔子坳，汪逆中炮死，伪僭王谭启元代之，众皆有溃心。十二月，我军进象村，又进洋门岌。鲍军败贼于平城铺，连破之，尾击至城，长围亦合，遂克之。贼遁，我军穷追至丰顺之白水，寨大田，四面罗遮，毙贼千余，虜洪逆婿伪金王钟英、伪怀王周祉福、伪倍王谭标、伪朝将黄松等，受降万余，东南平。赏给三代二品封典，还延建邵道。

六年八月，擢福建按察使。八年四月迁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半岁。十年十月，回京另候简用。自是养疾灭迹，藏用老终家衎，葬于乡北竹径冈。子熊飞浙江补用道强勇巴图鲁，以嗣其兄通奉公，先公卒，以其兄奎仪公子达让嗣。孙有九，女一嫁和平都司邓孔思。

惟公剪贼百万，克城十余，神识元定，养壮士皆精枪准，以寡敌众，常用抬枪排击克胜。至练新卒，则以多击少，使必胜，以壮其气，故士皆轻贼乐战。所闻拔如吴光亮、何雄光、麦龙韬、冯南斌、赖长皆有勇略，古捷芳尤骁捍。而公子熊飞英姿茂发，常佐方略，跃马秣陈，奋强罕固，公尤倚之。汪海洋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而进退胜不据，追败不遽，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公久战，得其窾紫，贼闻“康拐子军”，辄走避。先是，公弹压盐泉，炮穿足遂跛，故谓为“康拐子”云。公治军不尚威严，十余年仅杀数卒，犹恨有误。而恢廓大度，抚士有恩，得贼财物，皆给士，故士皆乐尽死战。辄亲督阵，当前

敌，濒危，卒无恙。受降十万，坦坐料补健卒，余赐钱米遣归，降人负兵器出入帐下，推诚酣卧，咸惊服。夫以仁治兵，以勇冒险，以诚待降，皆人所不敢，而公以之。公亦谓托国威灵，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致也。

公历官有迹，分巡延建，城内外积棺数千，公期三月毕瘞，埋其无归者千余棺。其臬闽，令凡羁押，录报于上省，释牌示于下，胥差之弊用塞，督厘积案二万余起，虑海盗积案皆讫。屏除门包，厨传萧寂，宣风肃然。藩粤西，以厘金佞僂丛弊，首议裁之，不克，则为三合票存局卡给商，宿弊顿革。梧关前征二十余万，至是三十余万。督买谷以实诸仓，创书院以教举人。兴安斗河通湖南，遭乱废圯，公筑闸七十二以时瀦泄，行者赖焉。桂城逾河曰东洲，渡者蚁附，腾波绝险，公铁绠小舟为浮桥，民庇以济。桂林用缗纆小钱，公买大钱十余万以变之，事未竟，解官，及知府鹿传霖禁之，民噪，索大权，几变，赖公存库钱，事乃定。到官库银四十二万，去日至七十二万。及护抚，选副将卢爵讨永定，州贼何先体应时荡定。知府徐延旭盛营结势至亢，张贼冒功，公劾罢之。署司某亏库银千余，公执留其船，须讫乃放行。不畏强御，毁谗腾作，遂用免谢，而修废备败，威惠流焉。

夫简上而宽下，嗇己而丰人，奉公而忘私，施贪而取廉，不好名而厉节，不讲学而修身者，君子所谓近道也。公任诚朴略仪文，性真语戇，贵人无加。礼下士与抗席，为大将，卒伍得以情达，与田夫坐语，慰问乡人，习忘其尝为藩侯也。非简上而宽下乎？禄秩所入，以厚宾旧，布宗姻，举火婚丧，族人咸庇。当年闽粤还乡，土无一亩，屋无一廛，尽以俸薪营祠墓，买祭田，设义学，恤孤寡，筑堤堰，逮养病归，扶杖灌菜，布袍粝食，肉不重味，门乏僮仆，无曳絜之妾，无旋马之厅，可不谓嗇己而丰人乎？公以畏难取巧为大戒，方江西陷，饷绌屈，士饥，或灌乱，公茹艰规恤，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防闽，三省将帅争功，公独让而受劳，徐抚军宗幹叹其共事能让焉。败李世贤于塔下，及擒洪逆婿部将，欲张以邀赏，公曰：“得地方平靖，足矣，安可贪为功？”不许。子弟从军十余人，阵亡二人，惟熊飞以勇自拔异，余无至知县都司者，可不谓举公而忘私乎？巡检大湖，方浣饥，竭资赈粥，全活数千。驻军金华，民携老负弱，二万即附，悉赈恤安集。凡克平城镇，赈活数万，而嘉应松口，赈二万余，民呼康青天，立生祠焉。暨老乡里以义为倡，修社学以兴士，设义仓以平粟。南海、三水，当牂柯江下流，积沙壅水，浣岁决堤，公激士劝分鸠工督作，躬辘猴粮，小舟冒暑，连月亡倦，堤遂以完。而臬闽不取津贴八千金，至贷而后能入观。可不谓施贫而取廉乎？公百尺挺秀，寡叶单枝，无所缘附，不居城市，不谒当道，罢官十余年，无一书至京师，而不知学人矜为节行也。可不谓不好名而厉节乎？独居端坐，无惰容，无货财之殖，无声色之奉，无燕游之乐，无玩好之靡，而非饫闻宋儒言议也。可不谓不讲学而修身乎？盖公天性质厚，事兄如父，事寡姊嫂如母，抚群从如子，少尝代从兄杖官，叹而释之。以妻多言，好巫覡术，出之。至其闲居，深念讲求国是，忧愤纬画，彻夜翬翬不休。及弥留，乃三诵“浩气归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与忠魂补”之诗而后逝，此尤公之原本忠孝也。夫公非强勉为之，而蹈道若符如此，盖其天资闾合故也。

始俄夷有衅，咸患之。公独谓越南孱弱，法先阨阨，宜及李扬才之役图之。奏记左侯相曰：“贼陆芝平杨大等数万，分踞宣光、太原，宜移师平之，屯田戍守。夫兵分则力薄，

戍久则懈生，宜选将合练，分防巡哨，以习其劳，覩其整，则可用矣。若夫八旗不出习战，是坐生疲软也。考试不变枪炮，是习非所用也。诚宜变之，而令备弁世袭人员，一体与试，则士气与人材出矣。”不四年，法衅遂启。

夫其前识烛远，神算也；百战平贼，丰功也；廉勤循理，惠政也；仁施溥洋，厚德也；天性忠朴，至行也；立身谨严，俭节也。一事之美，已在褒饰，况备芳美，焉可淹没？恨文辞不丰，无以发彰，深恐重辱遗命。是用惴惴悚慄，敢敷述考闻，靡诬靡隐，冀大君子乐道之，太史氏垂采择焉。

光绪十年九月既望，从孙祖诒谨状，从孙有济谨书。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续集》]



李青霞先生祠堂记

[1884年]

青霞先生之祠，创于明之□□。明末遭乱，卒伍屯宿，剥楹析桷，徒为爨薪，牧豚畜豕，污于马队。于是大雅之堂鞠为汙莱，俎豆之禋歇绝，学诗之士不至。鼯鼠是宅，茂草没居，光灵爽然，芳尘淹没。耗矣伤哉！

光绪□年，□□□□修之，堂庑翼俨，丹青翕赭。粤之人士以岁时芻苢荐馨，式歌且舞，以思先生之风。祠既成，问记于余。谨案：《礼·祭法》：有功德于民则祀之^①。能捍大患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非是族，不在祀典。先生尝为校官于汉上，锄榛辟卉，导犷行犷，使汉上之人诵经讽雅，莘莘知学，有若文翁之于蜀焉，则汉阳宜祀之。先生又尝为令于义宁，易三苗之俗，革蛮陌之风，训之若子弟，导之以《诗》、《书》，文法既立，风俗斯美，椎髻慕化，上国是宾，有若子厚之于柳焉，则义宁宜祀之。番禺为其生长之区，啸歌之地，非尝蒙文翁、子厚之德，不宜祀也。然则先生如何而有祠？曰：天下之动物者，莫如风。风者，无形而有声，变感万物，使人油然勃然而不自知。故俗曰风俗，诗曰风诗，取其动人易入也。粤崎岖岭海之间，与中原文献不接，自杨仪郎、张曲江祖轹而后，学如萌芽。然自五代、宋、元，仅仅有余、崔二公支柱其间，岂才明之不生哉？亦风流未扇，同埋于幽暗昏昧耳。先王与孙、王五子，乃厉高蹈，结抗风，南园之风遂鹜天下。学者闻风并兴，非独欧、虞、邝、梁、黎诸公联轨诗坛，抗衡上国也。隶终明季，粤中诗社之盛，与云间几复千里相应，黎、邝、屈、陈犹歌泱泱之大风，以表南海焉。其间忠义、节行、政事之士骖靳腾驾，云集而雾布，使海滨人物蔚然与邹、鲁、江、浙并驾争先，为器、陀开粤以来所未见闻。推所自出，谓非先生与四子风之之功哉！礼乡先生有道艺者，没而祭于社，先生非其人欤！

且夫我粤自明以来，五先生以诗教开始，白沙以理学开其中，阮文达以经学开其中，其□不同，其学不同，而其风使粤人知学，其功则一，均宜永祀于粤，世世不朽者也。愿祀先生之祠，而纵言以告后人焉。

若言先生工诗，能为太白、长吉之体，则后之能诗者尚多，未足语先生也。

光绪十年□月朔，后学南海康祖诒记。

[抄件，藏上海博物馆]

① “有功德于民则祀之”，《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祭法》作“法施于民则祀之”。

致赵砺隅书^{*}

[1885年]

砺隅足下：

暴雨淫溢，霖潦泥人，裹头中酒，我心如痲。

仆命遏磨宫，运丁连蹇。任昉知命，张融凌云，此既然矣。今月朔日，弱女夭殒，阿母惋悼，摩坚殉勤，朝薜夕零，昙花晨化。流渐逝波，藏舟移壑。咏洛水之湛湛，望白杨之萧萧。虽复悟左肘之柳生，识法华之蕉脆，而老牛有爱，母猿悲鸣，未免神伤。谁能遭此？加贫士有咏，穷鬼逼人，杨雄有竭肺之病，嫠妇有恤纬之忧，药物所需，长剑时倚。每当秋风动竹，落日坠梁，念乾坤之百年，俯江湖之满地，北海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

廓落谁告？结轜徒伤。聊告足下，用舒愤懣。伏时湿蒸，千万自爱。祖诒顿首。

[抄件，藏上海博物馆]



^{*} 原函未署名，内云“今月朔日，弱女夭殒”，查《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一年（1885年）条记：“四女同完生，数月殇。”兹据以系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教学通义

[1885年]



【按】这是康有为早期撰写的一篇重要著作。康有为自定《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注此篇云：“少作，已佚。”手稿今被发现，现据手稿校点付印。

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闾无才将，伍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上无礼，下无学，朝不信道，工不信□^①，君子犯义，小人犯礼，则国已。康祖诒曰：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今天下学士如林，教官塞廷，教学恶为不修？患其不师古也。今天下礼制、训诂、文词皆尚古，恶为不师古？曰：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今之民，犹古之民也，不待易世；今之治，犹古之治也，不必胶法。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称朱子，明教学之分，别师儒官学之条，举“六艺”之意，统而贯之，条而理之，复古复始，创法立制。王者取法，必施于世，生民托命，先圣〔中缺〕其谛。祖诒记。

光绪十一年正月缉定。广厦。

原教第一

备学第二

公学第三

私学第四

国学第五

大学第六

失官第七

亡学第八

六经第九

亡经第十

春秋第十一

立学第十二

从今第十三

尊朱第十四

幼学第十五

德行第十六

读法第十七

六艺上第十八

六艺中第十九

六艺下第二十

〔中缺〕

敷教第二十八

① “□”，疑作“度”。

言语第二十九

师保第三十

谏救第三十一

幼学、官学、乐、书、数、谏救共六篇在另卷，未写过此。

原教第一

教学不知所自始也？人类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兽颡颡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斯。智人之生，性尤善辨，心尤善思，惟其圣也。民生颡颡顽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在斯。惟其善于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别矣。群居五人，则长者异席，此礼义之造端，朝仪庭训之椎轮也。人道之始，其必有作矣。冬居糟巢，夏居营窟，此城郭、宫室之发轫也。燔黍捭豚，蕡桴土鼓，此饮食、祭祀、声乐之权舆也。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此飞轮、大舰之高曾也。思之愈精，辨之愈精。老者传之幼者，能者告其不能者，此教之始也。幼者学于长者，不能者学于能者，此学之始也。

凡物，粗者先乎？精者先乎？曰：粗者先。得其粗，然后可以讲其精也。事物先乎？礼义先乎？曰：事物先。有事物，而后有礼义也。《序传》曰：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新语》称：羲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然《系辞》称：凡百制作始于黄帝。礼教伦理必在事物制作之后，虽或造于庖牺，必至黄帝而后成也。

礼教伦理立，事物制作备，二者人道所由立也。礼教伦理，德行也；事物制作，道艺也。后圣所谓教，教此也；所谓学，学此也。

佃、渔、嫁、娶始于羲，耕、农、医、市始于神农。至于黄帝，制作宫室、舟车、衣服、文字、历数、伎乐、什器、礼治、兵甲，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伦理艺业必起于是。颡颡修之，教学益明。虽无可考，然伦义日昌，艺学益光。传及尧、舜，道绪皇皇，上下百年，万制昌洋，盖教学之至盛也。黄帝至尧、舜仅百年，制作为人道之极美。余别有说，详《民功篇》。

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使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崇行之教。孟子曰：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又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由此出也。命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所谓乐德乐语，是为德艺之教。周《大司乐》、《文王世子》、《王制》皆以乐教士，由此出也。盖司徒教民，故以兴行为先；典乐教胄，又以德艺为重。然礼掌于伯夷，又无射、御、书、数，则教育实在崇德也。当时稷教稼穡，夷典三礼，垂作工，益作虞。夫曰教稼典礼，必有教学，推之工、虞，当亦复然，则非徒司徒、典乐之教可知也。但司徒、典乐之教为公教，凡民与国子皆尽学之；稷、礼、工、虞为私学，或世其业，或学其官，而后传之也。立教设学，自此始也。

今推虞制，别而分之，有教、有学、有官。教，言德行遍天下之民者也；学，兼道艺登于士者也；官，以任职专于吏者也。下于民者浅，上于士者深；散于民者公，专于吏者私。先王施之有次第，用之有精粗，而皆以为治，则四代同之。微为分之，曰教、学；总而名之，曰教。后世不知其分擘之精，于是合教于学，教士而不及民；合官学于士学，教士而不及吏；于是三者合而为一。而所谓教士者，又以章句词章当之，于是一者亦亡，而古者教学之法扫地尽矣。二千年来无人别而白之，治之不兴在此。今据虞制别教学，辄擘条理，推求变坏，知所鉴观，以反其本，则教学有兴。

备学第二

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凡四代之学皆并设之，三百六十之官皆兼张之，天人之道咸备，其守官举职皆有专学，以范人工，理物曲，各专其业，传其事。若太卜掌《易》，太师掌《诗》，外史掌《书》，宗伯掌《礼》，其余农、工之事皆然。官司之所守，即师资之所在。秦人以吏为师，犹是古法。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盖经纬人天，绝无遗憾，而无事于师儒学校之矜矜言道也。

然察其为政，虽六官皆学，而有公学、私学之分。公学者，天下凡人所共学者也；私学者，官司一人一家所传守者也。公学者，幼壮之学；私学者，长老之学。公学者，身心之虚学；私学者，世事之实学。公私必相兼，私与私不相通。

公学第三（上）

公学凡四：一曰幼学，《尔雅》以释训诂，《少仪》以习礼节也；二曰德行学，“六德”则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则孝、友、睦、姻、任、恤也；三曰艺学，礼、乐、射、御、书、数也；四曰国法，本朝之政令、教治、戒禁也。四者天下之公学，自庶民至于世子莫不学之。庶民则不徒为士，凡农、工、商、贾必尽学之，所谓公学也。

入学之叙，莫如《内则》，而幼学尤详。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盖虽小节，自八岁亦以人道教之矣。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住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郑氏《注》：请习简，所书篇数；请习信，应对之言也。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惇行孝弟，博学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郑《注》：男事，受田、给政役也。至此学无常，在志所好。言受田、给役，又言强仕服官，则此学制通士民而言也。方名、数目，《尔雅》之学也，自六岁至九岁习之。右食、唯言、让于长者，幼仪之教也。十岁出就外傅习书计，已学六书、九数之学，为“六艺”之浅者，以人生之日用也。学幼仪，凡《曲礼》、《内则》、《弟子职》之仪皆学之。又习简篇，肄应对，皆少仪也。十三学乐，诵《诗》，成

童，舞《象》，学射、御。据《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则自冠岁以前咸谓之幼学。自《尔雅》、《少仪》至于“六艺”，莫不兼习，惟《礼》乃及二十后始学之。诵《诗》，亦乐学也。古人之所以养其幼志，成其才行，其先后既得其叙，功候又尽其宜，其愚鲁者既无强进之患，其聪敏者可为仕学之基。至于二十未任男事，小民未给田、受役，世禄未被选当官，悖行孝弟，责其修行，博学不出，责其成学。博学者，即于“六艺”之中求其精博也。至三十任事，博学无方，视其所好。所谓博学，乃世事之学，士人则分任六官，民家则各择九职，始为私学也。“六艺”为公，故为有方之学。百职为私，故为无方之学。有方之学为人所宜知，凡人皆重而习之。无方之学不责人以共能，故各视其志。古人言公私之学，莫彰明于此矣。

《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鸾和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就舍之年较早于《内则》二岁，盖《保傅》为卿太子而言，《内则》为士民之子而言也。小艺者，即数目、书计也。小节者，学幼仪、肄简谅也。束发即成童也。束发而入大学，指天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若士人之子及凡民之俊秀，必待年长，行艺既成，预宾兴之典，始得入于大学。然所谓学六艺者，亦不过学乐，诵《诗》，舞《勺》、《象》，学射、御，学礼容，舞《大夏》也。所谓履大节者，亦不外悖行孝弟，加以尊贤良、事师长，此古者小学之法，由小学驯为大学之叙也。

公学第三（中）

《学记》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左氏传》称：郑人游于乡校。此古之乡校也。学何教？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州长掌其州之教法，考其德行、道艺而教^①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党正掌其党之教，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又有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乡师正岁，稽其乡器，此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考教、察辞、稽器、展事，以诏诛赏。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周之教法也。

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于王。《王制》所谓升于司徒，曰选士。不征于乡者，必升于司徒，而后谓之士。未升则犹征于乡，师田、行役无所不从，

^① “教”，《周礼》原文作“劝”。

犹为民也。司谏书其德行、道艺，辨其^①可任国事者。国事即颁万民之职事，所谓农、圃、藪、牧、商、贾之类。未任职事，犹未为农、工、商、贾也。虽未为选士，亦未为农、工、商、贾，故泛言亦得以士称，犹唐之举进士，人即不中第，犹称进士也。未为选士，未为农、工、商、贾，则万民皆然也。

古之民，内则崇德厉行，外则修其道艺，以不失职。夫五礼、六乐、六书、九数之学，后世巨儒耆学未能识其器，未能习其数，而周之民盖莫不兼通之。但精能有异，不尽获宾兴。譬令诸生能文者多，亦不尽得举也。然其宏纲细目，目睹其事，手展其器，躬习其容，虽极蠢愚，莫不习解矣。

譬如礼也，不过祭祀、丧纪、昏冠、饮酒、师田、行役之事。乐也，不过钟磬、管鼓、琴瑟、笙簧之器。射也，不过和容、主皮、兴舞之体。乡大夫、州长、党正岁时饮酒所行，党正所教，乡师所稽，日月见之，日月习之，教则不肃而成，学则不劳而能矣。

至于御事，《论语》著樊迟御，冉有仆，及《左氏传》所称不胜枚举，盖人所共能者。故孔子称“吾执御”，亦以易能而共习言之也。

至于书、数，则识字持筹，尤应尽人共解。今人欲习工商，必先识书算。若不解作字，不解持筹，便为弃物。虽欲以世事教能，无所用之，此必然之理。故书、数为天下古今通行之公学，未有能外之者。但六书之转注假借，今大儒不明其义，九数之夕桀重差，今专门不识其名，浅深精粗，古今稍异耳。

然益可证“六艺”为古凡民之通学，非待为士而后能。若以为士，则古者农、工、商、贾无不从士出身，故其民释耒耜则习礼乐之容，振削牍则通论说之用，与朝廷之士殆无以异。《诗》称兔置之野人，可作公侯之腹心。所谓野人，即罔夭、散宜生也，昔尝疑舜、伊尹、傅说、胶鬲、郤缺、夷吾之伦，躬耕胥靡，鱼盐市贾，离蔬释屣，忽而登朝，岂能习礼容，通掌故？若由此推之，则豪俊之士伏处田间，与六代之礼乐日相接，奚足异哉！奚足异哉！

公学第三（下）

典分于六官，而备副于冢宰、司会、司书、太史、内史。其记、注既详矣，虑其不及民，而施之有阂隔也，而六官复以正月之吉，有法于邦国都鄙，悬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象，迟之旬日而后敛之。其时道路四达，车辇易通，邦国都鄙既各有悬法、读法之典，而腊蜡之余，正月之吉，乡遂之民，咸奔走辇毂以观国光，岁岁如是，莫不通晓宪章矣。犹患民不尽知，特立布宪之官以宣道之。而小司徒正岁修法观象，徇以木铎，乡师则四时以木铎徇于市朝。乡大夫受法于司徒，颁之于其乡吏，各宪之于其所治。州长于正月及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党正于四孟月及春秋祭崇，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族师则月吉及春秋祭酺，属民而读邦法。闾胥则春秋祭祀、

^① “其”下，《周礼·司谏》原有“能而”。

役政、丧纪，聚众庶，既比则读法。统计读法百数十次，繁复淳复，惟恐民之不详知。当时之民于本朝政典盖耳熟能详，而民之聪敏有学者，自能考求本朝掌故，耳目易接，濡染易深，几于无人不通矣。

盖一王之兴，莫不有新制，以易民观听，若仅存于官书，藏于天府，若后世数千卷之《会典》、《则例》，郡县或竟无其书，士人或未睹其目，则上下扞格，施政为难。故周人所教学，率皆本朝掌故，欲民之易知易从，而后敷政优优也。

《易》作于文王、周公。《诗》则纯周诗，《商颂》为宋襄公诗，亦周诗也。《礼》则本朝所定。《乐》虽兼用六代，亦由国制所许。惟二帝三王之书掌于外史，然亦惟上庠所习，民间虽身通“六艺”，未入太学，不得见焉。故孔子欲说夏、殷之礼，而杞、宋不足为征，仅得《坤》、《乾》、《小正》。故师儒之学能说本朝之教典，官吏之学能行王朝之政典，士夫之学以周为从，庶民之学以吏为师，民无异心，官无异学，此其所以治也。

故学者不辨士民，不可不通本朝掌故矣。不通本朝掌故，不齿于士，或犯宪典，且不足为民矣。故夫宪典之重而人民也。自卿大夫士至民莫不学之，故与德行、道艺为凡人之通学也。

私学第四

人之少也，既有幼学，习《尔雅》，肄《少仪》矣。及其稍长，教以“六艺”，崇德厉行。至二十之年，博学不出，然犹未任男事也。至壮而有室，其不预宾兴者，则为民受田、给役，受司徒所颁十二之职事：或为农、圃；或为虞、衡、藪、牧；或为商、贾、百工；或学他艺及世事，若医、巫、祝、卜之属；或习服事，如府、史、胥、徒之伦。其下者为闲民，盖弃材矣。数者各择一业，视志所好，博学而致其精，无有方所焉。如为农、圃，则博极农、圃之学；为百工，则博极百工之学；若厌其业，则又舍去。《荀子》曰：天下之为矢多矣，而垂独称焉者。垂之为弓，一也，未有两而能精者也。此为私学致精言之。然垂亦自兼通“六艺”来也。其士大夫之庶子及贤能宾兴于王者，及虽不预宾兴而以曲艺进第者，司马论辨其材，司士以能诏事，必视其志之所好，学之所博而诏也，如“六艺”之有专门精业者。

譬如礼官则讲礼学也，如子游之习于礼，公西赤之学宗庙会同，徐生之善为颂，使为礼官。自宗伯之属，肆师、典祀、司尊彝、司几筵、天府、郁人、鬯人诸官，皆选授之。掌仪之司士、射人、司禄、朝士皆由此用焉。冢人、墓大夫、职丧、夏采及宗人、神仕之类，皆同是选。盖为伯夷典礼之专官，以官为师，上而为官，下而为府、史、胥、徒者业焉，终身迁转不改。

乐官则有乐学，如师旷、师乙、师襄之审音，制民之通，其铿锵鼓舞，使为乐官。自司乐以下，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搏师、柷师、旄人、籥师、籥章、鞀鞀氏、典庸器、司干选授焉。鼓人、舞师，由此其选。盖为后夔典乐之专官，以官为师，上而为官，下而府、史、胥、徒业焉，终身迁转不改。

射为兵事，则讲兵学，若养由基、颜高之善射者，使为兵官。自司马而下，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司勋、环人、挈壶氏、司右、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槁人，由此其选。以官为师，上而官，下而府、史、胥、徒学焉，终身迁转不改。

为御官，则讲御学，自大馭、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馭夫、太仆、小臣、齐右、戎右、道右，选焉。以官为师，上而官，下而府、史、胥、役学焉。虎贲、旅贲、祭仆、御仆、隶仆、条狼、衔枚，通其业，终身迁转不改。祭仆、隶仆与职丧、守祧，通其业。

余若小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则以精于书学者选之。而太史、内史、外史、御史皆以官为师。汉制，童子讽书九千字以上得补令史，故为史之专学焉。数学以测天、制器为极至。测天则冯相、保章，测地则量人、匠人选焉。制器则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砖埴，百工选焉。各有其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其不以“六艺”专精而别精他艺者，若农则有司稼、草人、稻人掌及农学，圉人、场人掌园圃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师、川师、遯师、柞氏、雍氏掌山泽材之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牛人、牧人、充人、兽人、渔人、鳖人、迹人、犬人、羊人、小子、马质、服不、射鸟、罗氏、掌畜、冥氏、穴氏、翬氏掌养繁鸟兽之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蛮隶“掌役校人养马”，闽隶“掌役畜鸟”，夷隶“掌役仆人养牛马与鸟言”，貉隶“掌役服不氏”而“养兽”、“与兽言”，同其选也，皆有专学。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庾人、圉人、圉师通其业，自司市而下，则为阜通货贿之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自考工诸官以外，掌皮、典丝、典枲、缝人、染人、追师、屨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则为化材之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有卯学，卯人掌之。有医学，医师、食师、疾师、疡医、兽^①业之。有养学，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腊人、酒人，浆人、凌人、笱人、醢人、醯人、监人业之。皆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至卜官，则卜师、龟人、菑人、占人、筮人、占梦、眡衹之属，厥为卜学。祝官，则太祝、丧祝、甸祝、诅祝，厥为祝学。巫官，则司巫、男巫、女巫、方相、庶氏、砮蕪氏、翦氏、壶涿氏、庭氏、赤发氏，厥为巫学。皆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地舆之官，则职方、土方、怀方、合方、训方、形方、掌节、掌固、掌疆、封人、司险、司门、司关，则为地舆方物之学，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民官自朝大夫、都则、都士、家士、乡遂之官外，则有载师、县师、闾师、土均、均人、稍人、委人、仓人、廩人、调人、媒氏、司民、司约、司盟、伊耆氏、蜡氏、萍氏、司寤氏、修闾氏，则有亲民之学。野庐氏、雍氏、遗人，掌道路沟渎者，同其选，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教化之官则为教学，自乡官外，师氏、保氏、司乐诸子、司谏、司教，以官为师，终

① “兽”下，疑缺“医”。

身迁转不改。

刑法之官，则为名学，自司寇、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讶士、司刑、司刺、司圜、司圜、司^①囚、掌戮、布宪、禁杀戮、禁暴，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行人之官，则为使学，自大行人、掌客、司仪、行夫、环人、掌交、象胥选焉，象胥主同文翻译者，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士训、诵训、令方、训方、匡人、掸人掌察四方，联其业也。

会计之官，则为计学，大府、内府、外府、职内、职岁、职币、职金，掌货贿选焉，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

其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幼年既习德行、道艺，皆有专学矣。其宰夫、内宰、宫正、宫伯以下，舍人、中车、典路、车仆、司常、弁师、节服、司裘、掌次、掌舍、宫人、内司服、幕人、冢人，皆使诸子为之，以为亲卫，既世其官，世其业，皆有专学也。

既各有专官，各有专学，则各致其精，各不相知，如耳、目、鼻、口各不相通，而皆有专长。其他不能，不以为愧，不知，不以为耻。材智并骛，皆足以致君国之用。

善哉！刘向之论诸子，以为皆出于先王之官。信其能知先王之道也。惜其考求“六艺”，而不知原本先王之官，如《易》生于太卜，《书》、《春秋》出于外史，《诗》出于太师，《论语》、《孝经》出于师氏。非学官所宜并立者，盖犹惑于汉儒传经之习，而不知先王“六艺”之本，公学、私学之分也。

国学第五

至于国学，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其学虽有末廩、上庠、东序、成均、瞽宗、太学之异，其地虽有公宫、国内、四邻之殊余别有《四学考》，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亦犹教万民之德行、道艺耳。但以国子为将来卿士之储，故语德较精。

至言行，舍睦、嫺、任、恤而言尊贤良、事师长者，以世禄侈贵，任、恤非其所难，但长傲饰骄，不能尊事贤德，故其行与凡庶稍异。而当官任政，礼义为繁，故但增“六仪”之教，自余无异齐民，以德行者，凡人所不可缺。至于“六艺”，不知礼，则无以立；不知乐，则无以言；不知射、御，则不能酬酢；不通书、数，则无以应世事，皆人道所必然，不辨其为吏为民。有德行、道艺，然后列于人。若无德行，则入于圜土；无道艺，则愧于氓萌。废弃、惰游，圣世不齿。德行、道艺，所谓不可须臾离者，故圣人悬之以为通学也。

^① “司”，《周礼》原作“掌”。

国子虽德行、道艺并重，而国之学政、成均之法，则隶大司乐掌焉。大司乐之选，则以有道有德者教焉。有道即保氏之学，九两所谓“儒以道得民”；有德即师氏之学，所谓“师以贤得名”；皆可以为大师乐也。观此知道学、儒林分途而并重，后世可无朱、陆之争矣。其于“六艺”，专以乐为业，盖自虞时，教胄已属后夔。所以教者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大旨以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为教。又教以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则出辞吐气，远托鄙倍，引歌协律，欲得中和。又于涵养德行之中，寓以言语辞章之学。夏、殷无文，然东序、瞽宗遗制略在，踵事增华，自益精密。周得所因，故师氏教德行，保氏教道艺之外，专以乐教国子，以乐德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乐德中、和，即夔之直、宽、刚、简之义；乐语讽、诵、言、语，即夔之“诗言志”也。歌咏言，舞六代之乐，即“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也。

乐学有本有文，不外此三者：乐德、乐语，本也；乐舞，文也。乐舞，其统名，分之亦为四：有乐舞，有乐声，有乐仪，有乐器。太师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而必以“六德”为之本。瞽蒙掌讽诵诗。役于太师，而亦掌九德六诗之歌，以言语、德行相养也。

若乐舞之学，有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乐师掌其教。春，舍采合舞，正舞位，序出入，大胥掌之。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小胥掌之。舞羽吹箫，箫师教之。授受舞器，司干掌之。《文王世子》谓：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箫师学戈，箫师丞赞之。大乐正学舞干戚。其时则秋冬，其地则东序；其叙则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其贵也，视学、养老，冕而总干，舞《大武》。此舞学也。

乐声之学，则六律六同^①之以阴阳、五声、八音，播之以诗歌，则太师掌之。掌教鼓、鼗、祝、敔、埙、箫、管、弦、歌，则有小师、瞽蒙。瞽蒙掌教讽诵诗，鼓琴瑟焉。掌播鼗，击颂磬、笙磬，则眡瞭。掌六律六同之和，则有典同。掌缦乐、燕乐、击磬，则有磬师。掌金奏、鞀鼓、缦乐、燕乐，则有钟师。掌教柷乐、敔、笙、埙、箫、箎、篪、笙、管、春牍、应、雅，则有笙师。掌恺乐、金奏之鼓，则有搏师。其诵弦则以春夏，其颂学合声则以秋，其入乐则下管登歌。此声学也。

乐师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芣》，环拜以钟鼓为节。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宫羽，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珮玉，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君在不珮玉，左结珮，右设珮，居则设珮，朝则结珮，斋则结珮，此乐仪也，司乐之教国子如此。

考自夔至周，教胄皆以诗、乐。《周礼》容有刘歆窜润，《大司乐》章则魏文侯乐人窦公之所献，其为周典无疑。至于书、礼，惟《王制》则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考司乐

① “同”下，疑缺“合”。

所属，自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蒙、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铸^①师、秣师、旄人^②、籥章、鞀鞞氏、典庸器、司干，无执礼典书之官。但祭祀、朝会、燕飧、宾射、军旅、丧祀诸礼，皆与乐通官，岂别习其仪于瞽宗欤？乐官惟瞽蒙掌《世》、《莫》、《系》，与小史同，岂所谓典书之官耶？按：孔冲远《疏》云：《虞书》有典有谟，故就其学中而教之，则周之小学也。又师氏：掌国^③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故书“中”为“得”。杜子春云：“当为得。”记君得失，若《春秋》是也。^④《春秋》盖书之属，疑师氏为典书之官。保氏既教国子以五礼，复专教六仪，疑保氏为典礼之官。

《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师氏、保氏居虎门之左，与《王制》正同，其为小学无疑，犹今上书房咸安宫官学在禁城中。而不察义理妄于考据者，据《王制》、《祭义》谓周之小学在郊，大学在王宫之东。岂有王公之嫡，髫髻趋学不于宫之左右，乃远为郊人？而令乡遂之士反近处王宫之侧？乖舛甚矣。礼家妄言则可，施之实事决不可行也。《文王世子》记文错杂，大学、小学既不别白明析。《王制》为后儒采定之礼，不尽合周制，未足据也。

综而论之，教国子有大学、小学之分。师氏居虎门左，保氏居王闾，小学也。师氏掌德行之外，更为典书，保氏于“六艺”之中，尤重执礼，此小学也。大司乐专领乐事，讽诗习舞，以教国子，此大学也。《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郑《注》谓：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大学、庠序之官是也。诗为乐章，乐章合于乐声，然后谓之乐。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听。故夔曲乐而云：诗言志。大司乐掌乐，而以太师掌诗，盖言乐则已统诗，诗在乐中，不得离乐，析而为二术二教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学政专以乐为教，不以他艺，故官称典乐、司乐、乐师、乐正，死则祀为乐祖。乐律掌于瞽师。太师、瞽蒙，皆瞽者，以音律至细，非瞽者不能精学。既尊乐，故以瞽宗为名。既弦诵于其地，因而祀乐祖。《文王世子》所谓“释奠于其先师”。郑《注》谓：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盖用《王制》后儒之说，以四术、四教并称。不知古学惟祀乐祖，《诗》亦乐学，不得别有先师；《礼》则秩宗、宗伯、太史所掌，《书》则外史所掌，并制于先王，典章完备，安待高堂、伏生之传也？此误以后世尊经拥先王完美之学，其无当固矣。

惟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又海伯鱼以学《诗》与学《礼》并举。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于是析《诗》与《乐》为二术，而与《礼》并举也。弟子记其雅言，《诗》、《书》、执礼，自是《诗》、《书》、《礼》、《乐》遂为“四术”、“四教”。盖《王制》之义，合于鲁《论》者甚多，意其出于孔子所定也。孔子之教，多言《诗》、《书》，未尝及射、御、书、数。学乐则多，语弟子以乐者亦寡。盖乐为国学，自乡党不能共器。孔子苟非适周，访乐于苌宏，闻《韶》于齐，语乐于太师挚，几无以通之。鲁备六代之乐，季札来观而叹观止。然乐器繁重，既乡党无器，

① “铸”，疑作“铸”。

② “人”下，疑缺“龠师”。

③ “国”，原脱，据《周礼·地官·师氏》补。

④ “故书”至此，乃《周礼·地官·师氏》郑玄注语。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孔子以饮水食疏曲肱之寒士，东西南北道长之游人，其不能备钟、磬、笙、箫之师，六代之舞，固也。惟《诗》三百篇得自周太师，讽诵在口，不假乐器，而兴观群怨义理，亦足悦心，故单举以告弟子。而以读《书》学《礼》共称，盖匹夫倡学，不得已之所为，固不能比虞廷周官之美善也。然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告子路成人，终曰：文之以礼乐。又曰：成于乐。亦以乐为成德之极，与师、保之教德行、道艺，必入大学学乐，然后谓之大成，义相协也。然礼、乐、射、御、书、数，皆有名物度数之实，易废难起。而《诗》、《书》独以空文易传于后世。嗣是汉人言“六艺”以《诗》、《书》、《礼》、《乐》与《易》、《春秋》，与周时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名舛甚矣。

汉立博士，分经为官，六朝因之。后世教者亦分经、史、掌故、书、数，胡安定亦分经义治事，今助教亦分数堂。而大司乐所设大师、小师、大胥、小胥、磬师、钟师、笙师、搏师、箫师，各官司一乐器，《论语》所称击磬襄，播鼗武，皆一官主一器，与分经之制相远，何哉？原先王之教学，所以舍弃“六行”、“六艺”、百职与一切名物、度数、方技，而专崇乐者，所以养德也。德成为上，行成次之，名物、度数为下。变化气质，涵养性情，德也。夫自司徒、谏救，董教于乡遂，师氏、保氏，总学于王宫，自王公卿士之子及俊秀之士，既无不笃伦饰行，身通“六艺”矣。若百职之学，各有专官，咸世其业，书存于府，吏为其师，国子即百司之官吏也，既各守父师之业，自能讲求，而后入于大学，则大学无事重教之也。且大学之乐师于百官之业不能相通，百司之书不能遍习，亦无以教之也。譬稷子之习于农，伯夷子之习于礼，益子之习于虞，垂子之习于工，皆公卿之子充补胥子者。若以其专家世守，岂夔所能教哉？此司乐之所以舍“六艺”、百职，而惟乐是教也。

迹宽、直、刚、简之教，中、和、祗、庸之德，其教胥专以养德为事，何也？凡教于典乐者，皆修于行，通于艺，英敏特达之人，将备公卿庶官之选，为国政民命之所托者也。凡天下贵人才士，皆有蹉跎过人之质，多豪宕、偏激、矜岸之气者也。且人之所以为人，血气成之，刚柔宽猛，静躁缓急，毗阴毗阳，各有所偏，虽性行高美之贤，未有能免之者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孔子曰：求也退，求^①也兼人。又曰：参与^②鲁，师之^③辟，由也喭。以此诸贤未能中和也。张南轩谓：元晦气质英迈刚明，未免偏隘。若朱子劾唐说^④友，辨陆子静，攻林黄中，所谓偏隘也。谢上蔡二十年绝欲，陆子静直明本心，而朱子谓：其气质用事，尚须磨砢去圭角，浸润著光精。又谓：看来人全是气质。以此知气质之害事，为贤者所难也。周子曰：圣人可学乎？曰：一。一者何？曰无欲。周子以为无欲即圣，不知尚隔气质一层也。无欲高行之人，自信过甚，自待过尊，其自用其气质较甚于常人。若夫才士之未尝学道者，其气质之偏激益甚矣。昌黎登华山而长号，待县令悬绳而后下。皇甫持正，忿苍蝇则拔剑以逐之；食鸡卵坠地，取之不得，以履踏之；其子作字误，口啮其肩。王戎明达，而卖李钻核。王琨识量宽通，而米、盐、酱、醋悉挂屏风，手

① “求”，疑作“由”。

② “与”，疑作“也”。

③ “之”，疑作“也”。

④ “说”，疑作“仲”。